

生命的色彩

心脏外科 张喆

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生命的延续更值得人们感到幸福与美好。这种美好,这段时间一直在心脏外科的每个人心中流淌着。心脏外科近期迎来了两位特殊的病人,一位是90岁高龄的老人杨某,另一位是只有6个月的孤儿月玲。可以说,心脏手术对于这样一老一小的年龄,无异于在生命禁区的边缘行走。杨老先生的身体一直很好,但最近发现患有严重的冠心病,这让他面临着随时心梗甚至猝死的风险。6个月的女孩月玲患有法洛氏四联症,月玲的命运十分坎坷,她是一名弃婴,被好心的福利院收养,严重的疾病让月玲的发育严重受限,如果不进行手术,这两位病人的预期寿命都不会超过1年,如果进行手术,在全国甚至国际上,这样的手术都是巨大的挑战,死亡率极高,目前我院尚未有过

类似的心脏手术先例。

心脏外科经治医师联合麻醉科及相关科室对于他们的病情进行了多次讨论,最终认为,尽管手术风险很大,但是手术治疗是可行的。并在术前对他们各方面的治疗制定了详细的个体化方案。他们的手术都是由心脏外科著名专家万峰教授团队完成的,手术过程十分的顺利。而手术后心脏外科为他们制定了个体化的康复方案,在杨老先生坚强的配合下,在术后第2天监护室期间即开始了康复锻炼,经过术后1周的调整,老杨摆脱了轮椅与拐杖,自己步行出院。而小月玲的情况却有些波折,术后早期出现了呼吸无力和肺部感染。面对这一棘手的情况,心脏外科多次同儿科沟通,最终在心外科全体医护人员夜以继日的努力下,在儿科医生的大力支持下,小月玲的

病情终于得到了控制,最终在经过了一个月的住院治疗后顺利出院。

到此,两个人的故事却并没有结束。4月30日,心脏外科党支部一行12人来到顺义区新希望基金福利院看望已经出院的小月玲。小月玲出院后恢复的十分理想,小月玲一看到曾经照顾过她的叔叔阿姨,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不时发出开心的笑声。此行我们为小月玲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一位住院的患者被月玲的坚强与可爱所感动,愿意收养月玲作为女儿。另一方面,老杨也从山西给我们发来了好消息,现在老杨在家人的陪伴下,康复的和常人一样,每日生活又恢复了以前的开心与快乐。

在看望小月玲的时候,心脏外科同福利院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新希望福



利院是一家外资投入的福利机构,这里一共收养了40余名弃婴,他们都患有严重的先天性疾病,但在他们脸上,我们看到的是和小月玲一样乐观的笑容。这让我们一行人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同时福利院里也有很多国际志愿者服务,他们的奉献精神,也深深地打动了我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心脏外科党支部还为福利院的孩子们带来了日常必须的医疗用品和常用的药物,希

望通过我们的每一点努力,让爱心不断传承,生命不止,传承不息。

在杨老先生和月玲身上,我们仿佛看到了生命的延续与传承,我们看到了生命本身的乐观与顽强,这才是生命本身的色彩。尊重生命,尊重科学,是每一位心脏外科医生所许下的诺言与行为的准则,坚守这一准则,我们将会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编者按]5月8日下午,北京大学工会主办的北京大学青年教师教学论坛暨第十三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颁奖大会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举行。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第三届医学(药)院校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特等奖、北京高校第八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理工类)一等奖、北大第十二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医科类)一等奖获得者,我院骨科周非非作为医学部代表在颁奖会上发言。现将发言内容摘录如下。

尊敬的校领导,各位老师们,大家下午好!

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燕园与大家分享我作为一名医生,又是一名青年教师的一些点滴体会。

以前读过一个故事:

海水退潮后,很多鱼搁浅在海滩上。一个小男孩见状,拾起鱼往海里扔。一个路过的人不理解地问:“这么多鱼,你救得过来吗?”小男孩一边救鱼一边回答说:“至少这条鱼在乎!”随即又将一条鱼扔回了大海。

孩子是单纯的,执着的,甚至执拗的。

当医院暴力屡见不鲜的时候,当医生被迫与病人家属对簿公堂的时候,当面对学生“我们还该不该做医生”的质疑的时候。

我问我自己,如今的我,能以如此的执着面对一件我们认为正确,并且值得追求的事情吗?

有一天下午,我出完门诊已经六点多了,这时诊室的门被推开,走进两个穿着传统服饰的藏族女病人,一个看起来30多岁,另一个大约60多岁。她们一进屋就跪在了地上,我赶紧把她们扶起来,询问后得知是女儿带着老母亲坐了3天的火车来到北京,想治疗当地无法处理的严重的膝关节类风湿关节炎。她们的普通话都不是很好,我了解了老人病情以后判断她需要接受膝关节置换术,给她开了住院通知单,并且照顾她的实际情况,尽早安排她住院手术。老人术后恢复得非常顺利,临走时,她的女儿到办公室找到我,说:“我们怎么也没想到过能在北京的大医院这么顺利地看上病还做了手术。本来带了一些虫草准备所谓找关系、送礼,可这几天经历的一切让我和母亲备受感动,我们给您献上一条随身带来的哈达,表达我们对北京医生最崇高的感激,扎西德勒。”

我再给大家读一条我手机里珍藏的短信:“周大夫您好!我是月初做斜颈手术的刘相成小朋友的妈妈,我们已经回到乌鲁木齐,孩子情况很好,缩脖子的问题,我们在坚持给他按摩和提醒。手术成功,家人朋友都特别高兴,也再次向您表示感谢和敬意!!如果您或家人来新疆,请一定和我们联系,以尽地主之谊!祝您万事如意!”这是一个6岁小患者的母亲发给我的。孩子由于先天性斜颈畸形,出现了明显的外观异常和神经功能损害,父母带着孩子辗转全国多家医院求医,皆因手术难度大没有被接收。面对高难度手术,骨科颈椎专业

组组织过多次讨论,从术前准备到术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再到术后的ICU护理,制定了好几套方案。麻醉科主任亲自上阵为孩子做全麻处理。ICU科主任还专门准备了适合小孩用的吸氧管、气管插管等。我们还将骨科刘忠军主任3D打印技术研究团队的成果,创新性地应用于孩子的手术中,根据术前的CT资料,为其量身打印出三维立体颈椎模型,供医生术中定位参考。最终,在多个科室的努力下,经过八个小时的手术,小朋友的手术非常成功,我在手术以后在微信里说:“今天手术台上的孩子是幸运的,不是医生,可能永远体会不到看到孩子父母开心笑容时的满足感。”

每当我看到办公桌上洁白的哈达和手机里的这条短信,我想,刚才问自己的问题已无需回答。

“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这是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安慰,是平等的情感表达,是医学的重要责任,我们安慰,也在被安慰,我们治病救人,我们也赢得尊重,我们彼此温暖、相互慰藉。

做医生是我童年时代的梦想,因为我知道,医治一个病人,可能会改变一个家庭,给更多人带来幸福。如果我还能成为一名老师,传道授业解惑。把我的知识和由我的老师而来的为医之价值,传递给我的学生,把他们培养成优秀的医生,就能让更多的人和更多的家庭受惠其中,这无疑是个更大的理想。感谢北京大学,感谢我的老师带我走进了医学的殿堂,让我的两个理想能有机会同时实现。梅贻琦先生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幸运的是,我在北大遇见了这样的大师,他们既是学问之师,又是品行之师,他们用一堂堂的教学、一日日的工作,告诉我如何为医,如何为人。

仁者爱人

古人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有一个老师,4年前,在一台高难度的颈椎手术快结束时,突然脸色苍白,昏倒在手术台前,在倒下的那一瞬间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快保护好切口。”紧急抢救时发现,肝癌晚期,肿瘤破裂出血。当他苏醒过来,看到同事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当时还差一个螺钉没有拧紧。”现在,他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他叫马庆军,北医三院骨科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妙手仁心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愿普救含灵之苦。

有一位医生,行医30年,自1990年以来,潜心研究上颈椎病损的诊断与治疗。已经手术治疗寰枢关节病人2800余例,是世界上亲自实施上颈椎手术例数最多的医师,是目前国内唯一的、可能也是世界唯一的,只做上颈椎手术的脊柱外科医师。他将寰枢椎手术的死亡率从80年代的接近50%降低至现在的0.2%;他发明的两种用于寰枢关节融合的内固定器械给每一个手术患者节省近两万元的手术花费。他叫王超,主任医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颈椎专业组组长。

责任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一位爱国赤子坚守的人生信条。汶川地震、雅安地震,当无情的大自然灾难降临人间的时候,有一支团队,他们都是作为国家派出的第一批医疗队,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在简陋的环境下,冒着余震风险开展大量手术,抢救危重重症病人;从制定急诊分检救治流程、预防院内感染,到指导新生儿病房建设;从培训当地医务人员、开展健康科普宣教到临走前还进行义诊。团队中的每一名成员都不辱使命,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学誓言。他们的名字叫做北医三院国家抗震救灾医疗队。

现代的医学需要有人坚守,现代的医生需要坚守。由谁来实现?北大的医学生就因为这“北大”二字,每个人都应当承担这份责任。作为青年教师,我有义务让北大的医学生理解这一点。

“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我的老师为我系上了医学生涯的第一颗纽扣,老师的教诲常伴耳畔,我也将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而如今,我也成为了北京大学的一名青年教师,我也将如我的老师那样,给更年轻的学生,系上他们的第一颗纽扣。仁爱、责任、坚守、传承,对科学的敬畏,对生命的尊重,是医学的核心价值,我也将如前辈那样为之代代传承。

我时常告诫自己,也告诉我们的同学,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因为路途的险峻,因为环境的不公,而忘记了,我们为什么要出发。